

中華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

# 講演彙編

第四十二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不 禁 轉 載

演 說 二 則

國 民 常 識 一 則

家 庭 教 育 一 則

人 格 修 養 一 則

生 計 指 導 一 則

法 令 淺 釋 續 前

## 演說

○人樣子

(自純)

今天要給大家說說這個人樣子 人就是男人女人老少這一般的人樣子呢 就是俗語鉸個樣子畫個樣子那一切的樣子 人樣子三字聊成一塊 就是作人的榜樣 這句話是朱子編纂小學 說他那部書 是個作人的樣子 所以今天把來 有了我這演說題目了

大家保不住疑異 說是作帽有樣子 作鞋有樣子 作衣裳有樣子 却怎麼作人也要樣子 那樣了可怎麼作法呢 咳 世界上的物件 通曉的找個樣子 世界上的人 却不曉的找個樣子 你們想爲人若靡個樣子 還能像個人嗎 旁的物件靡有樣子 作出來不過不世興 賤賣也有人要 不然自己可以使用 不至於落個廢物 若作人靡個樣子 胡作胡爲 惹的旁人唾罵 說這東西真不像樣 氣的父兄拳打腿踢 說這小畜生 靡人靡樣 你們說到這個時候 還可以在人羣裏活着嗎

況且現今世界上文明進化 講科學的注重人格問題 先造成人格 然後再說學問 這人格二字 文義上是人的品格 人的格局 俗言就是人樣子 你們想我們中國自變法以來 那樣不講樣子 什麼模範學堂咧 什麼模範軍隊咧 什麼模範工廠模範自治模範村咧 凡講模範的地處 都是想着要那種人才 就找那種的事業 造成一個樣子 預備着推行全國 統照這樣子去學 這些年所以有無數的模範出現 獨無一個人題起個模範人來作作 甚是可借 若按這們看 我今天人樣子的演說 你們就知道是頂要緊的了

但是我說這個人樣子 不是手拿剪子鉸來的 是用心理裁斷的 是不外面裱糊的 是內中作用的 譬如我爲人子 爲子當孝 是人皆知 講到怎麼着才算孝 你就把古來孝子的故事 按着自己的境遇 心裏度量度量 當學那一個 就奉那一個作自己的樣子 像那冬天溫席 夏天扇枕 無時無地 統有一個盡孝的樣子可學 立刻內中一意實行 作去 那就得了孝子的人樣子了 又如我爲人弟 爲弟當恭敬兄長誰

人不知 若說怎麼着才算恭敬 也把古來悌弟的故事 合自己的身分 心裏揣摩揣摩 當學那一個 就拉他來作自己的樣子 像那孔融讓梨 啦 分家讓產啦 徐行後長啦 事事統有一個恭敬的道理 立刻仿著 樣子 從內中發表出來 那就摸著悌弟的人樣子了 由這個人樣子推到 爲人父爲人兄 爲人母女 爲人夫妻姊妹妯娌 爲人伯叔舅舅姑嫂姪 以至於朋友交游 教員學員 作官爲宦 當鄉董 凡與人有對立的 和文涉的名義 統有我們古人作成的好樣子 我要用着那個樣子的時候 就盡心竭力把那一個學一學 學的是固好 學的不是 想想怎麼不 是 漸漸就趕上了 若學的比原來樣子還高 不用說那不成了千秋萬 歲的人樣子嗎

總而言之 我說這個人樣子 不在穿衣戴帽表面上的樣子 也不在 耳目手足五官百骸那肢體上的人樣子 要替這個人樣子預備着給別人 作樣子 總得煞費苦心 用點功夫 第一當認自己是個人 人爲萬物之 靈 怎麼着才不虧負這個人字 第二當審審自己是個什麼人 一人有一

人的職務 怎麼着才合各人的分際 第三當立定主義 不作不像樣人 孟子說穿堯舜的衣服 辦堯舜的事情 就是堯舜 穿桀紂的衣服 辦桀紂的事情 就是桀紂 可見學誰像誰 怎麼着才跟那好人一樣 若靡這幾般的苦心 這幾般的工夫 空空的說人樣子 好不好生了誤會 專在表面肢體上去找 那時作不出來人樣子倒好 若活脫作出人樣子來 不是唱影戲鼓的那些夾紙片 便是出大殯裱糊的那些紙扎了

○說書馱子

(允恭)

有兩句俗話 說是秀才不出門 便知天下事 這話未免把秀才抬的太高 可是秀才的見識能力 總比不識字的人倒是強些 所以強的緣因 自然是念書的緣故 但是念書的人 又有一種頭銜 叫做什麼書馱子 這話不但與前文衝突 想那自命識文解字的人 也決不肯承認 記者仔細查考 這念書能明白事理 固然是不錯 念書念成馱子的 可也不在少數 你想念私塾的人 從上學十幾年 唯一無二的功課 無

非是念背兩字 講書作文 急切也談不到 簡直說罷 上了幾年學 就像入了幾年不見天日的監獄一般 不但智識未能開發 連點活潑的精神 一古腦兒被那笑比河清 聲如豺虎的威勢 逼住不敢露面 你想那種兩目直視 兩手下垂 若槩鹿然的神氣 不叫做馱子叫他什麼 試問小時如此 大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用說自然是泥古不化 執固不通的居多 就算小有聰明的 恐怕也免不了那先入為主四個字的公例 要是下過幾次小場 課過幾回書院 微幸檢得一個秀才的 那更無大不大一通百通起來了 論語 孟子 權算家常便飯 周孔程朱 直是日用先生 搖頭愧腦 龐然自大 咬文嚼字 一竅不亨 酸字號的威風 又是如此 要說他不是馱子 必須像石頭記上 傻大姐 才是馱嗎 可是這兩種馱子 睥面快背 誠中形外 在社會上 搵裏搵蕩 不難一望而知 還算不了什麼 最可怕的 是那一般負點盛名的秀才 跟那領過鄉薦的孝廉公 在他本鄉本土 矧子選將軍 自然是有點勢力 有點聲望 他一關馱 這一方的老百姓 可就

要遭了瘟了 不幸這一般人單好說些歇話 一開口不是說科舉指日恢復 就是說某某又要復辟 平時也只是忠君志臣 前清後清的說個不了 好像大家都是頑石 人心氣運 千仞担子 都在他的肩膀頭上 不得不效生公說法 作一個當人不讓的表率 至於什麼叫國體 麼叫做民體 民國鑿造 和那改朝易代不能一概并論的道理 他是滿不入耳 尤其歇不過的 就像剪髮放足 改用陽歷 種種不勞而理的事體 你要一領教 他總得勞勞叨叨鬧一大片 一言以蔽之 他是萬不贊成 不必說他是莫名其妙 就讓有人明明白白的開導他 他也萬不肯自己認輸 好像不堅持到底 就像出乘露醜 喪失了氣節一般 你想處處要有這類書歇子一攪 那些不認字的老百姓 還能夠脫出這頑固不化的圈子不能 以上這三種歇子 均不其容易救藥 不過小學生病根尙淺 或者還有回生之望 以下兩類 因與世態不合 據大勢所趨看來 說句刻薄話 恐怕要免不了天然淘汰的四字 最可憐的 是那些老百姓 偏要跟着一羣歇子後頭轉磨 頂少也要落個牽着不走 打着才走的名頭 這是那裏晦氣呢



## ● 國民常識 ●

### ○勸國民趕緊識字

(自純)

外國的國民 靡有不識字的 並且兼識我們中國字 我們中國的國民 不用說不識外國字 並且大多數連中國字不識 到那用著字的時候 什麼看看房地文書啦 紅白帖啦 借帖啦 串票啦 當票啦 大小事的禮單啦 也不過幾個字的事 自己不認識 只得找識字的 替我一看 要是無一個識字的 好不好跑列外村裏 滿世界求人去 你們想想 不認識字不落個苦煞嗎 這還是就著中國舊習慣住在那小小鄉莊 說那平常小戶人家 普通不識字的苦處 若講到於今世界交通文明時代 不趕緊認識幾個字 簡直是够不上國民的人格啦 人們通曉得會算賬會寫字 教作有手有眼 若寫算都不會 就教作莫有手眼 你們想不認識字 只教作莫有手眼 遇見有什麼心事 合那遠方人說話 認識字的 可以寫信說話 若不識字 就靡法子說了 還教你有嘴

嗎 別人有什麼事 捎封信來囑咐我 若不識字 他怎麼說 我都聽不清楚 還教作有耳朵嗎 過日子做買賣雇工來往 誰家也少不了錢財出入 會寫字的 有單賬流水 日久且怕出錯 不識字不用說更容易忘記 還算他有心嗎 你們須曉得這字的神通廣大 可以把我的耳目手足 五官百骸 隨便替代 去與旁人交涉 也可以把人的耳目手足 五官百骸 隨便替代來向我這裏表示 更可以把全世上的事事物物 都達的出來 助着我們耳目手足五官百骸 隨時隨地去活動 所以世界上聾的啞的缺手短足的 甚至雙失目的 (現有字模法) 但能認識字 就可把他殘缺地方 補助不殘缺 無用變成有用 你們想不仗恃著神通廣大的中國字 什麼能以替代廢人呢 認識字廢人合完全人一樣 這就知不認識字的完全人 不能只教他靡有眼了 但是識字有這等大好處 不識字有這等大壞處 若遇着窮忙的日子 那裏有工夫 就是想着認識幾個字 還得上學堂 還得上學的年歲 對着大多數的人 不是白話嗎 不知我這趕緊識字的話 全是對這年歲已大 大多數莊

稼戶說的 像那農人罷 開土種莊田 耕鋤拉打 似乎太忙 那場了地  
光以後 直到來春 不都是閒暇日子嗎 白天辛辛苦苦的操作 那晚飯  
以後 穿門閑話 不則街巷玩耍 不都是耽誤時候嗎 況且一年中 下  
雨陰天 歇着工夫多咧 你們若真曉得字要緊 無論年歲老少 遇見  
閑空 不識字的跟着識字的學 少識字者跟着多識的學 三一攢也可  
倆一夥也可 有學房也可 不則頭戶棚裏 熱坑頭上也可 有水筆  
石筆也可 不則香頭炭屑或用草莖畫地也可 念正經正傳也可 不則  
三字經 百家姓 名賢集 雜字本 千字文 字課圖說 也無一不可  
不怕認識字少 日子多了 自然就認的多咧 認幾個字有幾個字的用處  
若認多了就有了大用了 若照這個法子去行 到婦人女子都有識字  
的大用 那國民的完全人格才够得上 我們這白話報講演彙編的好處  
才顯得出來 哈哈

汗 盜

---

一 炒 盜 酣  
大 熱 汗 睡  
盃 泡 患 時  
即 湯 者 出  
止 飲 用 汗  
    之 小 謂  
    約 麥 之

## ○ 家庭教育 ○

### ○ 勸禁兒童吸紙煙

民國七年九月間 教育部訓令第四百零三號 著各講演所把禁止兒童吸食紙煙的事情 特別注重講演 有人說這吸食紙煙 是近來狠特興狠普通的一件事情 人家的兒童吸不吸 於教育部有甚麼關係 何必這樣特別的干涉呢 大家須知道教育部這個訓令 並不是格外的多管閒事 亦不是照例的官樣文章 裏邊有許多的道理 恐怕大家不甚明白 可以先略說一說 按理說這禁止兒童吸煙 是家庭教育上的事情 凡有一點家庭教育的人家 決不讓自己的兒童吸煙 現在社會兒童吸食紙煙的狠多 想是家庭教育有些缺欠 或者是不知兒童吸煙的害處 所以不甚留意 教育部深明這種情形 所以一面訓令各中小學校 嚴行禁止學生吸食紙煙 一面又令各講演所 切實詳細講演 使社會上人人知道這兒童吸煙當禁的道理 凡為父兄的 從今以後 各各禁止自己

的子弟 別讓他們任意的吸食纔好 試把這些道理 對大家講一講 我先說一件事情 想諸位大概都曉得 吸煙葉用的煙袋 吸煙捲用的煙嘴 時候久了 裏邊生出一種黑油子 俗名叫作烟袋油 那東西發一種刺激性的臭氣 若是在屋裏通出一點兒來 立時熏的人受不了 無論吸多好的香煙 那煙油的惡臭 總是極討人厭 無論多愛吸煙的人 斷沒有喜好煙油的臭味的 我們受過那樣熏的人 如今一想起來 還有點惡心 諸位知道那煙油的臭氣 是甚麼來曆嗎 原來煙草裏邊 含著一種物質 名叫尼枯汀 化學家曾設法子把他提出來 就是把鮮煙葉子 用開水煮透 把煙葉子撈出去 再熬成濃厚的液體 另把石灰用水和成粥 攪在這濃烟水裏邊 照著造燒酒的那樣法子 一同蒸溜 把溜出來的液體 加苛性加里 這裏邊含的尼枯汀 便與別的東西分解開 再添酒精 (就是伊脫) 那尼枯汀化在酒精裏邊 把酒精溶液取出來 使酒精飛散去 便得純正的尼枯汀 化學藥房裏有賣這東西的 用小玻璃瓶盛著 係一種油樣液體 新製出來的時候

本來沒有甚麼顏色 在空氣裏放著 立時變成褐色 掀開瓶子聞一聞 那類刺激性的臭氣 跟烟袋油一點不差 若滴在水裏或是酒裏 很容易溶化 且是非常的有毒 人若吃兩三滴到胃裏 不過幾分鐘的時候必死 這東西製出來專為研究化學使用 價值很貴 約須四元錢一打蘭 (這打蘭是英國平藥科一種分量名子 約合中國的一錢重) 差不多合四十元錢一兩 所以我們不能買來給大家看一看

煙草中含有尼枯汀 以前的時候雖然不知道 可是從明朝萬歷年間 煙草傳入中國以來 各醫家評論這種東西 有許多人說他有害 方氏物理小識上說 金絲煙服久則肺焦 諸藥多不效 其症令人吐黃水而死 粵志上說 粵中有草曰金絲煙 其性辛散 食其氣令人醉 百草鏡上說 福建漳州有黑色煙 名黑老虎 性最猛烈 少食則令人吐黃水 長州張璐玉的本經逢源上說 毒草之氣黨灼藏腑 遊行經絡 豈能無肚火散氣之慮乎 趙舉敏本草綱目拾遺上說 食煙耗肺損血多 陰受其害而不覺 本草從新上說 火氣黨灼 耗血損年 藥性考上說

煙油有毒殺蟲最捷 延綏鎮志上說 味辛有毒 這些說都是說煙草於人有害 至於那所以爲害的原故 也有人推求過 徐沁著的煙誠上說 凡人食煙 則腹中生蟲 狀類蠅兩翅鼓動 即思煙以沐之 故終日食不暇給 久之蟲日盛而臟敗 疾痰大作 不可救藥 又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上說 凡煙器吸出 悠揚於外 陰爲鬼吸 人不見耳 故食煙之人多面黃亦因精氣半爲鬼吸也 這種言論 未免過於荒唐 或許是故意說的危險了 教人們怕蟲怕鬼 知所警戒 以後好真心禁忌他 但立言沒有憑據 人們越不信服 所以吸煙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歐洲古代也沒有這種產物 自西歷一千四百九一六年 就是哥倫布發見美洲的後四年 我們中國明朝的弘治八年 有人在多米尼加島（西印度羣島的一島）的淡巴菘縣 發見這種草 所以西名叫做淡巴菘 到了一千五百五十年 由法國人尼枯脫氏 首先帶到歐洲 從此傳至東方各國 歐洲初採用淡巴菘 不過用爲一種藥材 後來乃變爲普通的嗜好品 原先也是莫名其妙 到了一千八百二十一年 就是我們中國



的道光元年 有一位化學家黑沒司達得 在淡巴菘裏邊 考得一種揮發油質 起名叫作尼枯汀 每淡巴菘一千分 含這東西到四分十三分不等 煙草的主要作用 全在這尼枯汀 他能刺激人的神經 使身體的疲勞感覺麻痺了 所以人常用他解疲倦 今日也刺激 明日也刺激 時候久了 慢慢的中了尼枯汀的毒 身體上生出許多毛病來 例如喉頭乾燥 胃口發炎 心臟的搏動緩慢 呼吸困難 眼睛眩暈 神經過敏 夜間睡不安 這些症候 大概都是因為中了尼枯汀的毒 還有一種最普通的毛病 就是咳嗽吐痰 凡吸煙多的人 每到早晨起來 便大口的粘痰 黑的黃的 吐個滿地 年紀老的人越厲害 因為年紀越大 吸煙的年數越多 肺經受的傷害自然越深 尋常把這種咳嗽吐痰的病 叫作老癆病 我想也可以叫作煙癆病罷 嘗見鄉間的老先生們 手裏拿著煙袋 坐在椅子上 連咳嗽帶喘 不住口的吐濃痰 好容易等的停頓一會兒 便把煙袋銜進去 剛吸一兩口 照樣又咳嗽起來 看他那個嘴 煙進去 痰出來 痰出來 煙又進去 吸了吐 吐了吸

不多時就在地土堆一大片 你說膩煩不膩煩 就這些毛病看起來 吸煙草雖然不如吸鴉片受那樣大害 按衛生上說 總是不吸的好 在年幼的人更不應當吸煙 因爲兒童的身體與智識 都未發育充足 若是中了尼枯汀的毒 第一是心臟的作用有了妨礙 身體的發育不能完全 第二是腦筋的作用受妨害 智識的發育也不能完善 昔時法國巴黎有一個實業學校 裏邊的學生有吸煙捲的 有不吸煙捲的 學長遂把他們分成兩班 從剛入學起到畢業止 試驗的結果 不吸煙捲的那一班學生 身體的發育 及功課的成績都比吸煙捲的這一班強 且是吸煙捲這班學生 內中約有四分之三 受了尼枯汀的毒 發生許多疾病 就此看來 禁止年幼的吸煙 這件事情 似乎微小 實是於國民的智識及體格上 大有關係 所以現在世界上注重教育的國家 無不嚴禁兒童吸煙的 聽說德國人不但家庭與學校裏邊切實禁止 連煙捲鋪子裏也不賣給兒童 國民教育到那樣程度 真算是可以了 我們中國從前吸旱煙或是水煙 那時候兒童吸食的還少 因爲學吸旱

煙須置一套旱煙袋 學吸水煙 操辦着既稍麻煩 學習着便不大方便 且是出門入戶的 若是年輕的人 腰裏帶着煙袋荷包 或是手裏托著水煙袋 一定人人看着不雅 必要非笑他 自從紙煙時興了以後 學着既容易 帶著又方便 且是一羣不懂事的俗眼 看著吸紙煙比旱煙體面的多 於有乎不論男女老少便一齊吸起來 到現今這兒童吸煙捲 竟成了一種流行病 不但是有錢的人家 子弟們大半吸煙捲 商店的小夥計 工場的小徒的 拉車的小苦力 跑海的小流氓 也都講究吸煙捲 嘗在街上見有討飯的小花子 見人家拋棄一根吸殘的煙捲 他便趕忙的拾起來 銜在嘴裏 我們社會上有這種壞現象 真是又可憐又可恥 如今要想挽回這種惡習 非從家庭教育上著手不可

第一是爲父母不可引誘子女吸煙捲 嘗見有錢不懂事的父母 屋裏擺著很好的煙捲 邀幾位男女朋友 在家裏同著打麻雀 或是鬪紙牌 (這種事情比引誘兒童吸煙捲 更壞百倍 我們現在暫且不必說他)

手裏賭著錢，嘴裏吸著煙，小孩子偶然要淘氣，便拿根煙捲哄哄他，或是因爲自己拿著牌，顧不得點煙吸，便叫兒女先吸著，然後再遞給自己，在座的朋友，感情既是狼契合，知識見解一定也差不多，大家於是羣相誇讚說：這等年幼的小孩子，居然竟會吸煙捲，大了定然會作闊有出息，像這樣常常的引導，那兒童還有個學不會嗎？無怪乎兒童吸煙的風氣，一天比一天多了，原來他們把傳授子女吸煙捲，作爲家庭教育的一條，你說可歎不可歎。

## ● 人格修養 ●

○京兆先哲事蹟

小引

蓮心

甚麼叫個先哲 就是前世有能耐有功業有德行的人物（一國的人 對於本國先哲的爲人作事 都是該曉得的 一個地方的人 對於本地方先哲的爲人作事 更是該曉得的 因爲曉得先哲的事蹟 有許多好處 一 能感發志意 自己也想作個有能耐有功業有德行的人 至輕不過 也可以不願去作壞人

二 能助長愛國心與愛鄉心（愛鄉心就是愛國的基礎）

別看現在時世與古代不同 古代最講究的是忠君 現在已經不要君主 古代崇尚仁義鄙棄權利（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現在講究工商實業 專是些謀利事情 這就以爲古人的那些作事 都可不必 敬重 不足效法

要知現在雖然不要君主 却並不是不要這個忠字 假如古人生在現在的伙計 就可忠於職業 這又何等不好 再說現在講究謀利 是叫人公公道道去謀正當利益 並不是叫人坑騙攘奪 專去自私自利 你看現在 上而國家下而社會 一切事情 還不全被那些不講仁義專謀自私自利的先生們攪壞了 那麼古人分別義利的講究 又何常不是呢 由此看來古人的說話與現在不必盡情合式 也有一大半合式 古人的作事 現在不是不可效法 只須要善於效法 再往簡明處說 先哲就是從前的好人 先哲的事蹟 就是從前的好事 我們現在想要學好人作好事 對於先哲事蹟 如何可以不知道呢 我們京兆一屬 原是古時幽燕地方 最是名人出產的所在 若是到了涿縣 農夫野老 都知從前出過一個張飛 是個很義氣很威武的人 說起來 像那個橫矛怒馬的黑將軍立在眼前 連這井里山河 都有光彩似的 管教怯懦的人也提起剛膽 好佞的人 也除去邪念 這就是

知道先哲事蹟的好處。但是京兆地方的先哲，張飛以外還有許多。學問如韓嬰，功業如寇恂，義氣如田疇，都是古代有數人物，不過沒有部演義小說，替他們傳揚，以致知道他們的很少。豈不是件憾事？現在學校裏邊時間有限，大半沒有工夫講究這些，就讓歷史課本子上講過一個半個，學堂以外的人，也還是不知道。因此本報，列出一門，專把這些京兆先哲的事情，介紹給大家看看，或是看了之後，再說於別人聽聽，管比街場上聽警書，野台下看村戲，寔在好的多哩。

### 韓嬰

韓嬰，古書上說是燕人，現在京兆地方，就是古時的燕地，所以可以認他是個京兆人。至於他在那村生長，就不得而知了。中國古代文明，全仗六經記載，自從秦始皇一把火燒了個乾乾淨淨，不但不准人民藏書念書，就連私下談談，偶而說到詩書上面，便是大逆不道，輕則割頭，重則滅族。可憐那些文弱書生，抗不過他這泰山壓頂的勢力，一個個屁滾尿流，心驚胆戰，恨不能把舊時心竅都塞起來，裝出無知無識。

的模樣 以求免禍 誰還敢多口多舌 作這殺身滅門的教業 到了陳涉一呼 豪傑並起 才把秦政推翻 把他家裏的小孩殺去 好容易出口毒氣 却又遇上霸王項羽和漢高祖劉邦 大爭天下 東殺西斫 兵荒馬亂 項羽滅了 又有功臣造反 匈奴入寇 呂后亂朝 接二連三 直到文帝即位 天下纔得見太平 武帝年間世人纔復談詩書 計自始皇焚書以後 已經七十多年了 那時懂的念書的人 籠總沒有幾個 單說會講經的 魯人有個中培公 齊人有個轅固生 燕人就是這位韓先生 先生是何時生人 雖無可考 但他在文帝朝做過博士 可見年紀不小 推他受學之年 還在秦灰乍冷楚血未寒的時候 竟能下上工夫 幹這世人不幹的事 且不論他的學問如何 只這眼光志氣 也就不容易了 而且講詩之外 又能講易 六經他就佔了兩經 別看前幾年的小學生 動不動就說讀過五經 或是讀過十三經 要知古時的書本子 不像後來那麼便易 且是師說甚少 他們說經 是就著經文解釋世間一切道理的 是以紹述古訓 帶著還要發明新知的 所以難



貴 若是現在的三家村先生 拏著幾部四書述要五經備旨 哼哼唉唉 像啃木頭嚼蠟似的 也還自命守舊 自命和韓先生他們一樣的傳授絕學 那就合著古人畫虎不成其麼的 一句極不好聽的話了 漢朝第一位大儒 是董仲舒先生 曾經與這韓先生 在皇帝面前 討論學問 先生對答如流 董先生竟難不倒他 可見先生是有真實本事的 先生著書甚多 現今存的薛詩外傳 議論新警 道理精透 很有價值 其餘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久已失傳 真是可惜可惜

### 韓延壽

韓延壽 字長公 史書上也說是燕人 他父親韓義 做燕王的郎中 漢昭帝元年 燕王旦謀反 韓義竭力諫爭 倒被燕王殺害 過後有人在朝廷提起 說韓義盡忠而死 應該賞他兒子做官 以獎忠義 於是延壽就得了諫大夫之職 從諫大夫改了外官 做淮陽太守 從淮陽調穎川 又從穎川調東郡 最後調到左馮翊 當時太守的權柄 雖然趕不上現在的督軍省長 却比現在道尹還大 一郡的兵刑錢穀 甚麼

事情 都是太守管着 當時的左馮翊 若論名義 只當半個京兆尹 若論權力 也就不在的京兆尹以下 延壽雖仗父蔭得官 他却很有能耐 這幾任官 都做的錚錚有響 吏服民悅 他在潁川時候 潁川人情很壞 彼此告訐 互相讐怨 他一到任 就先教民禮讓 人民受其教化 風俗大變 不說別的 單那些製賣泥人紙紮物件的 也都知道不合實用 背精傷禮 把製成待賣的東西 丟在路上 一齊變行改業 他初到東川 吏民先有欺瞞他的 過後都懊悔 自己責打自己 還有自己刺死的 他在左馮翊任上 出巡各縣 遇見兄弟二人 因爭田產打起官司 他說人精刻簿 兄弟相爭 這全是作官的不善教導的過錯 他就臥疾行館 不出問事 那些縣令縣丞 一見太守這樣 人人害怕 個個羞慚 也都自己綁縛 聽候發落 那兄弟二人 看見這樣光景 更是感動 齊至行館門前 跪着謝罪 發誓以田相讓 寤死不敢再爭 此事一傳 閩動合郡 人民自相勸勉 再也沒有一各打官司的 就這幾件事情看來 他做的官 是何等德行 何等成績 也就可想而知

知了但是他的政 雖以禮教爲先 也不却是婆婆媽 媽專尙忠厚  
 還有兩種要緊作用 是他最得力的 第一是注重信用 凡要修城 或  
 是徵賦 必把動工開柜的日期 預先定期 誰家納多少糧 都開列清  
 楚 沿村佈告 日期一到 必得糧清人齊 誰也不得討巧 誰也不得  
 吃虧 第一是清鄉保甲 設置許多里正伍長 就像現在的村長甲長一  
 樣 教管村中子弟 都學好事 不得容納姦人 村中如有姦人 就由  
 首長報告 立時捕獲 所以大盜小偷 不敢進境 其初吏民覺着麻煩  
 過後更役省了追捕的勞苦 人民免受刑罰的痛苦 大家都得安穩度  
 日 才知大守立法的好處 列位須知漢朝的吏治 原是歷史上最有名  
 的 其中有個黃霸 又是自古循吏裏頭 數一數二的脚色 據說黃霸  
 在穎川的政績 也還借着延壽的餘惠 你看這位韓太守 可不算一位  
 大大的好官麼 憑這樣一位好官 因爲朝臣所忌 到了竟落得一個斬  
 首 當他鎖鐐加身 押去行刑 那左馮翊的百姓 成千上萬 扶老携  
 幼 獻酒獻肉 送至渭城 無不流涕 他有三個兒子 那時都做官 他

臨死分付 不准再做 三人皆遵父囑 辭職不仕 到他孫子韓威 才又  
出來爲吏 陞到將軍 善用恩惠 能得人的死力 也算是好的了 却  
又落得坐罪問斬 看起來古時做官 真不容易 像現在的大人老爺  
任刮盡地皮害殺蒼生 卒大是個褻職 不到幾天運動運動 依舊復職  
除了王治馨幾人以外 連個徒刑也沒聽見 古今時勢 實在不同了

◎ 治 噎 ◎

如連噎每日不止恐有性命之憂  
用柿蒂數枚丁香一錢水兩飯盃  
煮滾逐日徐飲之再用其葉一團  
同高粱酒徧身擦之即愈

## ◎ 生計指導 ◎

### ○ 勸辦家庭工藝

(自純)

欲籌畫家庭生計者 不可不趕辦家庭工藝 (因工藝可維持個人終身的命脈 若能普之家庭 則大學所謂生財有大道 生衆食寡爲疾 用舒之意也)

欲享受家庭幸福者 不可不辦家庭工藝 (因工藝可輔助他項事業的 虧損若家庭均有工藝則左傳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之意也)

欲改良家庭習慣者 不可不勸導家庭工藝 (因向來家庭 普通懶惰 依賴 若通作起工業來 立刻可以改良) 語曰利苟在民 與其舉之 此吾所以有勸辦之說也

我們中國 五千多年 所在人民 大概是聚族而居 到人口繁衍 家長不能統系的時候 那才分晰各爨 仍舊相生相養 保守他的家族主義 一代傳一代 至今總是講一堂歡聚 幾世同居 雖有一般新學說提倡

個人獨立 然不到人人通有獨立能力的時代 這家族主義 急切打不破 原來歷史上的關係 生活程度 滿盤與那西洋各國不同 所以中國人 誰也有家庭 誰也離不了家庭

但是我們有家庭 通想着受家庭幸福 却靡不感觸那家庭痛苦的 你們看莊稼戶兒 風雨應時 或可暖衣飽食 遇有災歉 不是啼飢號寒 便是分崩離析 不是東摘西借 便是典當一空 就像外邊混事的人 大把拿錢 一家子吃花方便 似乎年景充豐與他無關 若一旦靡事便至葬身無地 不寧惟是 就是經營商業的 作苦工的 以至作官爲宦的 教他家人婦女無老無少統跟這一個人要吃要穿要花費 在得意的時候 不算什麼然已經覺着交徧之謫 實在難過 若一旦失意 這室家的累贅 可靡法子安置了 况且近幾年來水旱不斷的偏災 物質不斷的騰貴 生活程度不斷的日高一丈 此外學款警款 地丁錢糧一切地方經費 國家經費 統同直接間接 出在我們人民担任 若不趕緊猛省 回轉頭來 想個法子 教這家庭中人 男女老少一個有一個的職務

個個有生財的道路 不吃閒飯 不依賴別人 試問此後人窮財盡 自己還仗什麼活着 家庭人口還仗什麼活着 依是說來 我們離不開家庭 當然把家庭生計 先行籌畫籌畫 鄙人以爲家國一理 現在是經濟競爭世界 想強國 須注重實業 不講實業 不足爲國計 想起家須注重工藝 不作工藝 不足爲家計 你們看五行八會作工藝的 到處有飯吃 不用說了巧匠 就像那粗淺工藝 一舉手 一投足便掣錢來 原來工藝操作 真正有用處 不是空口說白話 所以世界上誰也必須他 一時一刻 離了他不成 譬如木作瓦作匠石匠 下至鎚鞋納底補鍋鈎盆 凡有末技微長即可享用不盡 又況生在這個時候 凡有工藝出品到處歡迎 自民國建元以來 國家提倡工藝人民抵制外貨 所以仿造東西 一天比一天多 銷場一天比一天旺 創辦的股東 合營業的工人 也一天比一天大財 那們外國舶來物件 還不見得一天比一天少 這總是需要多供少的原故 趁此興起家庭工藝來 若工藝辦到各樣的家庭 家庭作許多工藝那時把輸出外洋的

若金千錢 統同輸入本國人家庭以內 家庭生計 不就寬兮綽兮了嗎 家庭工藝 看起來是現今起死回生的神方妙藥 但是家庭不一 工藝不一 到底是勸某樣家庭作何種工藝並且什麼工藝 宜於什麼家庭 由官紳督催與否 這各項問題 不川研究 即可表決 鄙人所謂家庭凡士 農工賈 無貧富貴賤等級 統同包括在內 所謂工藝 凡織紡編造 用人力小機械 都可擇一練習 越吃累多的家庭越好作工藝越普通用的工藝 越宜於家庭 由我們自己發動 挑選合於一家人口年歲數目 能辦得到的工藝 任便去作 盡可發財 不像那大工場買大機器 集資本有官辦商辦或官紳合辦等名目 所以教作家庭工藝 試將我們 順直各地方辦過的工藝 某處某種 若何開創 若何發達 一切家庭工藝 選配製造成件存儲買賣 獲利等情形 略述一二概狀如左

(一)高陽布疋 此項工藝係自先緒三十年間由李紳子久 王紳勵齋 等五六人 集資五百元 送人往天津學習織布 一月後買田村洋行木輪機四架 回籍試辦 因機器不適於用此生根茁芽的小工場 旋即失



敗（細情對否此其大概）繼而有王姓者，腦筋極其靈敏，研究改良等法，顯著成效，然後高陽布疋，漸推漸廣，遂成了一種家庭工藝。民國三四年，調查高陽織布工資一項，每日合進千元之譜，聞者已不勝驚訝。迨歐戰既起，直到加今，各大小村莊，有多少住戶，差不離就有多少張鐵輪機，每在村莊裏探聽，機杼之聲，轟轟雷動，不舍晝夜。今年調查，用紗已有七萬包，消布已遍十餘省。民國六年，大水為患，順直各省，大都飢寒轉徙，惟高陽一帶，人民面無菜色，並且行人衣帶，往往有鏘然洋元之聲，集鎮肉鋪，雜貨店，均抬高價值發大財了。（一）大城草帽辦，此項工藝，原來河間交河一帶，為向來出產地方。大城本不甚着意，自民國初元，經某紳提倡勸導，這才發達的成了家庭工藝。到了麥秋時候，婦女通往場中，檢取麥楷，一把一把的戳齊，麥穗那頭，用鐵鏡子剝去生葉，斜搭着晾曬，俟麥穗晾乾，將麥粒掙淨，拾往家中，存儲空屋，用時以淘米水或刷鍋碗的乾水，泡漚經時，於是又白又軟，扎成帽辦，精細的，每斤在京錢一千有奇，粗者亦五六

百文之譜 至今經過該處 必見女孩個個手中 操作此項工藝 出入街門當玩藝兒似的 那辦貨的 大車拉 小車推 以及肩担背負 絡繹於道 你算得進多少洋錢呢

(一)安州葦席 此項工藝 在安州全境 早就是家庭工藝 因該處爲九河下區 濱鄰白洋淀 高原特少 葦地總占三分之一 所以無男無女統會織席 因爲有這個工藝 所以十年十遇澇 吃的燒的 不甚作難 但是居民性溫 數百年來 未嘗一變花樣 迎台時尙 他們消場 也能遍河南山東山西各省 內中以京莊爲大宗 所有九門席店 十有八九是安州人 你們看發來的席 這些人不如出一手編製的碼 雖不能改良 因其實在有用 家家戶戶離不了 他這種生意 總不能打消 他們多少萬生命 時常在水裏泡着 總淹不死 前年大水 至今年各處乾旱 一到安州下水淀裏還是門楣上繫着小船 那婦人女子 還是手織蘆席 換米買布 一家子過活呢

(二)固安柳器 此項工藝 也有許多年代了 按表面情形 似乎只許

男工操作 婦女不易着手 第查現今時尚 小柳條波羅 狠時興 細緻的每套賣價總在一元上下 柳條箱子出在東洋 價奇貴 該處向不製造 民國五年 齊君地山 因河工差駐固安 教之改良 並監造此項箱隻 本公署同人 託伊代購多件 價一元六角 頗結實 可抵制洋貨 今年調查京津保各處市場 所賣者大都來自固安 可見柳條工藝已經發達了 且聞今日手工 亦有出自婦女的 若拓充到家庭工藝 豈不是一個大源嗎

以上營營教端 統是大名鼎鼎 此外規模面積 較為狹小 而亦具有能力 利濟一方 人人可自食其力的事業 尚有多種 雖有知有不知 自其本位觀之頗亦負有名譽 試略舉如左

(一)建邱綫貨 建邱在河間東南 一小集鎮 凡直隸省內 及山東人 赴四北各口到新疆伊犁賣綫貨的 通是在建邱批發 此項織業 大概婦女居多數

(二)鹽山料貨 做造玉器 令人不辨真假 聞亦係家庭工藝

(一)史家橋鐵球 史家橋在保定府東南 該村製造鐵球 外亮內空 磨之錚錚響 分雄雌二聲 是真技巧 俗謂保定三寶 鐵球居其一 今外洋人亦喜買之 但此項工藝 有傳媳婦 不傳閨女的說 所以他鄉無能之者 然謠言是否 不必深究 但為家庭工藝之一 却是真的

(二)岳家蕞乾粉 此項製造 本無足述 但亦家庭中良好工藝 地方上頗有小名 其簡單容易 有女孩燒火 壯者漏粉 弱者搭條 一家子起早勤勞 過午那工作就成功了 渣滓喂出豬來 是賺頭 豬造出肥料來 長好田稼 所以別的村庄不收糶 該村靡有不豐收 年頭我想涿縣等處造乾粉的 也是家庭工藝

他如豐潤武強楊柳青等處的年畫 水墨畫 保定府的成文紙 固安文安的織蒲席 編蒲扇 種種家庭工藝 指不指屈 那樣不可以做辦 那樣做辦不可以生財 古人說利器尙象 前民利用 我們雖非神聖 不能創制 還不能依樣畫葫蘆嗎 不能前民 還不能急起直追嗎 若說以上各種工藝 不近時派 則粉筆石筆 近來學校消費中大宗物件

已有人造賣 狠獲利益 不然織毛巾一看就會 再不然織洋襪子 在天津買架機器 就是本錢 我嘗見他們登告白 所謂君欲得三元進款乎 就是那賣織襪機器的 說是學會織洋襪子 每日得利三元的意思 我們也曾試過 二元進款 未免張大其辭 實在除去工本 每人得利 好時可到八九毛 低時亦可有三四毛 就像高陽新出人力紡紗機 按現時傳說着 兩人扶事一張 可出紗一塊（合八斤）值洋七元 用淨花九斤 值洋三元 再加人工吃食一元 合得利三元之譜 所以打機子的 現已赴部立案 專利五年 每機定價七十元 其工本才四十元 利真不小 然而訂貨的先行交價 還怕買不到手裏呢 其實試驗的人說 算利雖有三元 但必每日紡出八斤方可 若少有耽誤或欠勻淨 就不能按那們算了 可見雖然不到三元 也是一種大利所在 此外或編毛綿女帽 或織錢口袋 或皮果男皮帽 綫繩遮耳帽 或衛生衣褲 或海式鞋 或團膝腿帶 信紙信封 手圍頭枕 以及泥人毛狗 小孩玩物 通是簇新的工藝 通是有女孩就能作的 通是造成

了就可換洋元 挽回利權的事情 獨可惜早就當作 至今未作 我們時常盼望着作的 惟有造紙一項 原來工藝裏頭 我們人民必需的東西 紙張是第一消費品 使用他一次 便成廢物萬難應用第二次 並且人人使用 年年使用 還不能拿旁的東西替代他 所以中國自維新以來 輸入文明 交換知識 傳播政聞等件 全仗着他作媒介 這紙張的地位 遂於衣食住以外 居然也站了人民生活的要素 鄙人有鑒於此 又於民國初元 辦直隸實業雜誌 見海關報消出口額數 報紙一宗 已達三百餘萬元 知此絕大漏卮 常想法子杜塞他 於是在省會提出造紙一案 經衆議欸巨事冗 遽行擱置 然彼時猶未曉造紙係粗淺工藝 家家可造 人人可造 後與齊君襲齋談及 伊言留學日本時 曾調查造紙事業 到東京小石川區 見其男女同共操作 煮料漂白 杵碎 調漿 抄紙 乾晾等事 通是家人父子 男孩女孩 耍着玩笑似的 就成功了 那早晨的木材 晚間成印刷物了 大街小巷比戶皆是 問他何處作消 通說發往支那去 說到此處 我才曉得

中國三百餘萬的出款 原來是小石川區那些人家的進款 我們極寶貴的金錢 原是他們極粗淺的工藝 大家想想 他們有家庭 我們也有家庭 他們家庭製造紙張 我們家庭供用紙張 他家越發財 我家越虧空 你說够多們懸絕 多們冤哪 若是我們沒那種造紙原料 也不必妄想 你們看各處稻草 種楮 桑皮 麥稗 茅草 棉柴等類 通是紙張最好的料子 通落个燒嘍 化有用爲無用 你說够多們可惜 多們愚哪 就這紙張一項 可知人家有家庭工藝 可以享家庭幸福 我們靡家庭工藝 徒受家庭苦惱 還說什麼抵制外貨 什麼排斥仇貨 不是枉然嗎

況且我說這家庭工藝 是根本問題 在實業界中 看似零零碎碎 無關大局 其實切於日用 利於生命 靡比這再要緊的了 近之是維持現在的狀況 遠之即永久存在的計畫 解決個人身家的問題 還講不到國際的問題 一一述明于左

第一「家庭工藝的眼前好處」其造就個人的能力振興國家的勤務以及改良習慣等好處 前此緒言 已約略題及 最妙的是不妨礙別項職務 並能仗恃他杜別項職務的虧空 譬如農家吧 耕耨鋤鋤 麥熟秋熟 那時候可以停工 理了農事 然一年四季 閑空多咧 作工藝去 防碍不着 若遇見凶年減日 便拿手工的進款 度日活命 還可以彌補種地的賠累 你說妙不妙 尤其高尚的 (甲)家庭容易和睦 無所事事的人 聚在一處 不是鬥牌說閑話 便是尋覓找氣生 所以爭端易起 若勤勞工藝 艱難與共 那就你憐我愛了 (乙)用度不至孟浪 向來過日子的 誰家也沒預算決算 窮的糊糊塗塗 富的也不曉那錢怎麼花法 若有工藝 算盤就打起來了 (丙)應酬都知禮節 俗話說人貧志短 又說禮義出自富足 若作起工藝 每天通有小進款了 (丁)身體借著強壯 懶殆慣了 飲食不能多進 你看那脆幼婦女不是常在坑頭上坐的嗎 若終日操作 就改觀了 (戊)性情皆可向善 魯季敬姜說瘠土的民 莫不向善 因為這種人民 耐勞吃苦 靡



功夫瞎思胡想了 若從家庭工藝 一層一層的推求 所以維持現狀的好處多咧 但是紙短心長 還恐十天半月都說不盡 姑且指出幾樣作個例子便了

第二『家庭工藝的遠大計畫』鄙人常說世界以上人生的事業 都有成有敗 有得有喪 有世興有背行 惟獨這家庭工藝 四個字聯到一堆 就有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的力量 無論推殘打擊 總是顛撲不破 這話可就着新潮流所謂經濟競爭 合那勞働勢力 兩方面視察視察 擬定他後來勝負所在 (甲)經濟戰場 按經濟學上原理 普通大企業家 吸收小企業家 這話就是有大工廠 那一切小工廠 究竟被他吸收嘍 去理由所在 就是大工廠以機器代馬力 人工省出貨多 底本輕 價格廉 小王廠處處作反比例 所以敵當他不住 勢必至於歇業 但是這個學說 看是某種工藝 譬如大紡紗廠 一出幾萬錠 我們從前人工拙笨法子 當然淘汰 若織起布來 往往不然 前幾年織布才興的時候 集股本招學徒 開廠子的 狠不少 也狠能賺錢 倒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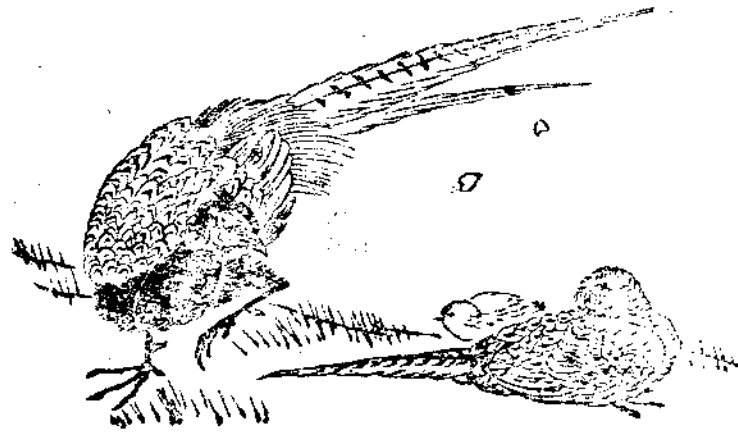
人人會織 家家存布 那些工廠 都煞做了 像那紡紗 也是一樣  
如果人力機適用 再改良美國棉種 能紡二十把以上的綫 家  
家戶戶作起來 一定要發達的 一定可與大紗廠抗行的 同為庭庭作  
的工藝 無人工之可言 工藝到了家庭 出貨不可數計本輕價廉 可  
以想見 況且家庭藝工 通是不必立工廠 並有工廠不可能的 所以我  
說經濟戰場中 操必勝之權是家庭工藝 (乙)勞働社會 我們中國  
土著人多 工廠極少 種地戶有長工月工日工 大地方有脚行車行當  
差營役拉洋車當苦力 靡有統一的名稱 西洋各國 凡佃戶工役 為人  
出力的 通教作勞働界 這勞働界的勢力 通超出各界以上 你着報  
紙上載的 什麼減少鐘點 什麼多加工資 各種的要求 甚或同盟罷  
工的舉動 即如年前德國之敗 現今俄國之紛擾 不通是勞働界鬧的  
嗎 勞働界伸手張口 動不動加入政治漩渦 可見他們勢力 是很大的  
的 我們家庭工藝 也算是勞働界一部分 但是我們勞働 是為己的  
他們勞働 是為人的 為人的權在人 各國為什麼寬容他 因工少居

寄 不能更換 所以勞動界勢力日增一日 爲己的權在己 我們爲什麼提倡他 因工業需要 以多爲貴 也想教勞動界面積日拓一日 到後來年久月深 畢竟爲己的操縱由己 那爲人的口多嘍 就不能把持了 況且家庭作工藝 通是對身家的觀念 並無參與外界的潮流 所以我說勞動社會中 估優越地位 是家庭工藝 是家庭的利益 可見這家庭工藝 不可不趕辦的 我們同胞誰也有家庭 誰也離不了家庭 誰也想着革除向來懶惰依賴的家庭惡習慣 以同享那家庭幸福 必先籌畫籌畫家庭生計 還不快快的從工藝着手嗎

完

講 演 彙 編

生 計 指 導



## ◎ 法令淺釋 ◎

(續四十一期附刊)

第七十一條 本刑應加重減輕者 起訴權之時效期限 仍據本刑計算  
(說明)這條所說那個本刑係指犯本罪之本刑而言 並非指加重減輕  
後之刑而言 例如犯殺人罪 係按第三百一十一條所定的死刑無期徒刑  
或一等有期徒刑的本刑而言 若因自首或有特別情節應減輕加  
重 如只處唯一的死刑、或減取一等有期徒刑之類 則不在計  
算起訴權時效的範圍

第七二條 起訴權之時效 遇有左列行為之一中斷之 俟行為停止更  
行起算

(一)偵查及豫審上強制處分 (二)公判上訴訟行為 前項行為於一  
切共犯有同一之效力

(說明)本條係定時效中斷的原因 中斷二字和停止二字 不是一樣  
解釋 停止係因事停止幾天的意思 到了不停止的時候 從前的時

日 尚能合併算入 中斷二字 係把從前的時效 因發生什麼事情 就從中折斷了 即以後再算的時效時候 只可從新計算 從前的時 日不得算入 查本條所定中斷起訴權的時效 有兩原因 (一)偵查 及豫審上強制處分(二)公判上訴訟行為 什麼是偵查上豫審上強制 處分呢 例如審官逮捕人證是 什麼是公判上訴訟行為呢 例如推 事對被告發拘票是 有以上的兩個原因 這個犯人或因逮捕或因拘 捕以後 他從前未被捕獲的時效 當然從此中斷 倘他再行脫逃 這起訴時效 須要從新計算 此外尚有一個要繁去處 本條第一 項所定的行為 (指偵查豫審公判之強制處分訴訟行為)對於那個共 同犯罪的共犯 也有同一的效力

第七十三條 凡起訴權之時效 遇被告人罹精神病其他重病而停止公 判者 停止之

(說明)本條係定時效停止的原因罹精神病(如瘋癲)或其他重病( 如傳染等病)的罪人 公判當要停止 所以也為時效停止 的原因

例如提起公訴 這個被告人被保釋以後 已經過了第六十九條所定之期限 法廳並沒有傳喚訊問過他 則其時效完成 起訴權就因此消滅 以後就不得開始訊問他了 要是法廳不傳喚訊問的理由 係因被告人之重病或精神病 以停止公判 他這個起訴權的時效 就可除去在病中之時日 苟能達到第六十九條所列的時日 亦得謂之時效完成

第七十四條 行刑權之時效期限 依左列定之

(一)死刑三十年(二)無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  
(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罰金一年

前項期限 自宣告確定之日起算 逾期不行刑者 其刑權消滅 (說明)本條係定行刑權的時效期限 什麼是行刑權呢 係刑事被告人的罪刑 已經判決確定 就應該依法執行的時候 他或是因事保釋 或是乘隙脫逃 若過了本條所列的期限 就謂之時效完成 行

刑權消滅 (就不執行了) 這種行刑權時效的期限 係以判決確定之日起算

第七十五條 行刑權之時效 遇因執行而犯人已被逮捕者 中斷之 但其他未知悉之刑不在此限

罰金及沒收之時效 遇有執行行為中斷之 (說明) 本條是規定行刑權時效中斷的原因 這個刑事被告人趕判決確定以後 他前此脫逃時效 就完全中斷 該執行什麼罪刑 當然就依原宣告的罪刑去辦 要是甫經逮捕 他又逃跑 這個刑權的時效 須從新起算 (舊日的時日不再加入) 但這專指已知悉的刑而言 若是他在別處 又曾犯過罪 宣告過判決 本處法廳 不知道在別處有這段事實 他的時效停止 專停止其已知悉的 未知悉的 猶當別論啦

第七十六條 行刑權之時效 遇有依法律停止執行者 停止之 (說明) 本條是規定行權時效停止的原因 什麼是遇有依法律執行呢



查刑事訴訟律第四百八十六條至第四百八十九條所定 這個刑事人 諭知死刑者 如罹精神障礙 (如瘋癲) 由法部命令於障礙繼續中(即精神病未好以前)停止執行 孕婦產後逾一月方准執行 諭知徒刑者如犯人罹精神障礙 也與諭知死刑同 孕婦受胎後七個月以上 或是生產後未滿一月者 亦停止其執行 或是諭知徒刑拘役犯人 現罹疾病 恐因執行刑罰 不能保其生命 或別因事故 致於處刑有重大不利益者 亦可行由本人或法定代理人申請於預定期限以內 停止執行 有以上各種法定原因 這個刑權的時效 也要因以停止

### 第十六章 時例

第七十七條 時期以日計者 閱二十四小時 以月計者 閱三十日 以年計者 閱十二月

(說明)本條係定計算時日的方法 若是遇着以日計的事情 如拘役一日以二十四小時為準 以月計者 以三十日為準 不能按陽歷與

陰歷原月的日數為準 以年計者 以十二月為準 不能將閏月算計到年內

第七十八條 時期之初 不計時刻 以一日論 最終之日 閱全一日 放免有期徒刑及拘役之囚 於期滿之次日午前行之

(說明)本條係定計算時日初日與終日的辦法 最初之日不論何時入獄 都以一日論 如本日之下午入獄 與上午入獄都抵一日 最終之日 須要待够全日二十四小時 放免有期徒刑及拘役人犯 係以期滿的第二日午前行之

第七十九條 刑期自審判確定之日起算

審判雖確定 尙未受監禁者 其日數不算入刑期

(說明)查刑事確定審判日期 法廳自宣示判決後十日為確定日期 縣知事自宣告判決後十四日為確定日期 但以於此期內不提出上訴者為限 所以刑期起算 是以判決確定之日為準 要是審判雖經確定尙未送到監內執行者 其日數不算入刑期以內

第八十條 未決期內 羈押之日數 得以二日抵徒刑拘役一日 或抵罰金一圓

(說明)本條係規定犯人在看守所羈押日數 得以二日抵徒刑拘役一日 或罰金一元的辦法 但這個抵刑的辦法 不能概括而論 如遇情節較重的罪刑 法庭也可以不准其折抵 須知道這個辦法 是得抵的 非必抵的

第十七章 文例

(說明)文例二字的解釋 是就規定刑律裏邊一切用語意義 及其範圍

第八十一條 此條刪除

第八十二條 稱尊親屬者 謂左列各人

(一)祖父母 高曾同(二)父母 婦於夫之親屬與夫同

稱親屬者 謂尊親屬及左列各人

(二)夫妻 (三)本宗服圖期服以下者

(三)外親服圖小功以下者 (四)妻親服圖總麻以下者(五)妻爲夫族服圖期功以下者(六)出嫁女爲本宗服圖大功以下者

(說明) 本條係定刑律裏邊稱尊親屬和稱親屬的範圍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父母者 子對繼母 都包括在內 妻於夫之尊親屬(如翁姑等)也是和夫一樣的 第三項所定的尊親屬 係指旁系尊親(如伯叔等)而言 其餘各款所定小功以下或總麻以下者 條文裏邊祇有以下字樣 須知道各款所定各服的本數 也是包括在內

第八十三條 稱官員者 謂職官吏員 及其他依法從事於公務之議員 委員職員

稱公署者 謂官員奉行職務之衙署局所

稱公文書者 謂官員 及公署應製作之文書

(說明)本條係定律文中所稱官員公署公文書的範圍 凡律文裏邊稱官員者 係指職官 (如各項官制所明定之官吏) 吏員(如司法警察庭丁 以及各公署之雇員都包括在內) 以及議員(國會議員省議

會縣議會議員) 委員(如各衙門派出的委員(職員)如非正式機關臨時所委的職員等都稱官員 稱公文書者 係指官廳或官員因職務應製一切公文書 都爲公文書

第八十四條 稱議會及選舉者 謂依法令所設立中央及地方參與政事之議會 及其議員之選舉

(說明) 議會 就是指中央的國會 地方的省議會縣議會而言 選舉

就舉指那選舉國議員(參議員 衆議員)以及省議員的選舉而言 第八十五條 稱僧道者 謂僧尼道士女冠及其他宗教師

(說明) 僧道指和尚道士 尼姑指奉釋教的出家女子 女冠 指奉道教的出家女子 宗教師 指天主教耶穌教以及回教等一切教師

第八十六條 依則分援用別條處斷 而別條之罪 應論未遂預備或陰謀者 於處斷本條之未遂預備或陰謀犯 並援用之 於造意犯從犯 亦同

(說明) 分則裏邊要是規定下依別條處斷的 例如分則第一百六十六

條 犯騷擾犯於前條所列騷擾情形 他又犯了殺傷罪 放火罪 決水罪 或損壞各罪 豈不是除辦了他騷擾罪以外 又要辦他殺傷放火等罪麼 假如犯騷擾罪的人 他又去放火 當然要再依放火罪辦他 倘是有意放火 祇開到這個預備陰謀的程度 據分則第一百條(放火決水罪內)所定 也要辦他五等有期徒刑 這個犯騷擾罪的人亦是照樣兒辦他 就是假定他僅犯本罪之陰謀預備等罪再犯了別罪中之陰謀預備等罪 也是要一併宣告的 遇着辦造意犯或從犯亦同 第八十七條 稱以下以上以內者 俱連本數起算

(說明)律文所定以上以下以內的字樣都是連本數起算 例如三等有期徒刑以上就是連三等起算 二等徒刑以上 就是連二等起算

第八十八條 稱篤疾者 謂左列傷害

- (一)毀敗視能者
- (二)毀敗聽能者
- (三)毀敗語能者
- (四)毀敗一肢以上或終身毀敗其機能者
- (五)於精神或身體有重大不治之病者
- (六)變更容貌且有重大不治之傷害者
- (七)毀敗陰陽者

稱廢疾者 謂左列傷害

(一)減衰視能者 (二)減衰聽能者 (三)減衰語能者 (四)減衰一肢以上之機能者 (五)於精神或身體有至三十日以上之病者 (六)有致廢棄業務至三十日以上之病者

稱傷害者 謂前項所列以外之疾病損傷

(說明)本條係定廢疾篤疾與傷害三者區別 傷害人到了什麼程度纔算是個篤疾呢 就是本條第一項所列第一至第七各款所定 或是兩目的視能毀敗了 或是兩耳的聽能毀敗了 或是把說話的語能毀敗了 或四肢中毀敗了一肢以上的機能或是被害之精神上(如精神病)身體上闖下一輩子不見治的病症了 或是把他容貌變更或有不治的病症或是把他陰陽生殖器毀敗了 凡闖到以上這七種的程度 就叫篤疾其餘祇够減衰沒有到了毀敗的程度 就叫廢疾除了篤廢疾兩種的一切傷害 都叫傷害 按毀敗與減衰的分別 在視能上以三分之一之米突距離 可否識別指頭之數為斷 在聽能上 以通常的距離 可否聽取

他人的語音爲斷 在語能上以通常的距離 本人語音 能否達入他人聽覺爲斷 總之毀敗的意思 係稱全部喪失的技能 減衰二字 係稱一部喪失的能力 其程度很不一樣的

第二編 分則

(說明)分則裏邊 係定各種犯罪成立的要件 如規定辦什麼的事情 就犯什麼的罪名 處以某種的刑名 和總則不一樣的去處 因總則專定犯罪普通的要件 分則特定犯罪特別要件 所以犯了分則上各種的罪名其什麼行爲應該加重 什麼行爲應該減輕 什麼行爲應該免除 什麼行爲應該剝奪公權等 必須看總則裏邊所定 分則所列各罪次序 以直接妨害國家存立者爲首 直接妨害社會 間接妨害國家者次之 妨害個人生命財產名譽自由 間接妨害社會與國者又次之

第一章 刪

第八十九條至一百條刪

第二章 內亂罪



(說明)什麼是個內亂呢 係與外患罪相對待的一種名詞 凡用上暴力去把國家內部存立的條件紊亂了 就當然成立內亂罪 按新律所定的內亂罪 和舊律所定十惡裏邊謀反罪的意思 不差什麼 但舊律的謀反 僅指爲謀危社稷新律所定內亂的罪內 凡關於國土 國權 國憲等 濫用暴力無故變更者 均屬之 這就是和舊律謀反罪不一樣的去處又內亂罪 據從前的見解 大半以爲本國人對於祖國有圖謀不軌的行爲 現在世界大同 法律思想 也是隨時變遷 既然妨害一國家之存立 不論本國人或外國人 苟於國家內部存立上 有妨害之行爲 都要受本律的制裁(所以本律總則第二條特定之)

第一百零一條 凡意圖顛覆政府 僭竊土地 及其餘紊亂國憲 而起暴動者 爲內亂罪 依左例分別處斷

(一)首魁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執重要事務者死刑無期徒刑 或一等有期徒刑 (三)附和隨行者二等至四十等有期徒刑

意圖內亂聚眾掠奪公署之兵器彈藥船艦錢糧 及其他軍需品 或攜帶

兵器 公然佔據都市城寨 及其他軍用之地者 均以內亂既遂論  
(說明)顛覆政府 係指變更中央之國權 如把中央現行政府推倒 另  
組織一個非憲法上准予成立之政府(僭竊土地 係指無故佔領境內地  
土全部或一部 紊亂國憲 係指變更國家共同遵守之憲法(如憲法上  
所定共和立憲 有人用暴力脅迫變為專制或君主立憲是)按內亂罪  
的成立 有數個要件 第一要件是暴動 凡不用暴動的紊憲行為  
不得謂為內亂罪 犯內亂罪 必須有暴動的事實 用什麼手段才算  
够個暴動呢 就是(一)須有多數人結夥協同 (二)須多數人加上腕  
力去脅迫的(三)尤須非法律所允許的 够了這三樣 就完全是個暴  
動 第二要件 是出於紊憲之宗旨 而去鬧暴動的 實因暴動的行為  
很多 未必盡是出於紊憲的宗旨 祇可成立騷擾等罪 不能成立內  
亂罪 條文所說那個顛覆政府僭竊土地二層雖均屬於紊憲的行為  
然其餘紊憲行為尚多 所以又有及其餘紊憲行為字樣 第一款所說  
那個首魁 係指主持倡辦內亂的首要人物 原不限于一個人 第二

款所說那個執重要事務的 係指在圖謀內亂中 辦理最要事務的人 如統帶軍隊 運輸餉械等皆屬之 第三款所說附和隨行的 係指除了前二款的人以外之附和隨行的人而言 本條第二項係專定掠奪公署所存一切兵器彈藥等物 或是佔據那市城寨及其他軍用之地者 就要按內亂既遂論罪 若僅掠奪私人財產 祇可論強盜罪 不能按內亂罪論 蓋因犯內亂罪之性質 既係意圖辦理索憲的行爲 決不能限于到了把原有國憲已經紊亂變更以後 纔算內亂既遂 苟有佔據城寨 或掠奪兵器等事即爲內亂既遂 第一百零二條 第一百零一條之未遂犯罪之

(說明)內亂罪內處治未遂罪 有一般學者 常非議其不對 其理由以爲內亂犯的治罪 都是未遂犯纔能治罪 若到了既遂的程度 把政府已經顛覆了 他一定是另行組織起一個新政府來 還誰能出來治他罪呢 豈知道內亂罪的既遂未遂 不在能達目的與否定之 在有無意外障礙與否定之 倘有意外障礙 使其內亂行爲不能進行了

這不是內亂未遂而何 所以本條定明之

第一百零三條 豫備或陰謀犯第一百零一條之罪者 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

(說明)內亂罪 關係國家存亡、情節很重 所以豫備陰謀內亂 沒有到了實行的程度 也要去重辦的

第一百零四條 知豫備內亂之情 而供給兵器彈藥 船艦錢糧 及其餘軍需品者處無期徒刑 或二等有期徒刑

(說明)本條係定知道是謀內亂 他竟去供給兵器錢糧彈藥等 這種人不能按普通從犯辦他 所以本條持設規定

第一百零五條 暴動者違背戰鬪上國際成例 犯殺傷放火決水掠奪 及其他各罪者 援用所犯各條依第二十三條處斷

(說明)犯內亂罪的人 他要專在公家機關上掠奪 不去掠奪私人財產 或殺傷姦淫 事事按照戰鬪上國際成例辦的 祇單純成立一個內亂罪 倘若辦下內亂罪以外的舉動 或是劫掠良民 姦淫婦女 這要另

按本律所定殺傷姦非各本罪。依俱發罪處斷的

第一百零六條 犯本章的罪 應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褫奪公權 其餘得褫奪之

(說明)本條係定褫奪公權的標準

第一百零七條 犯第一百零二條 至第一百零四條之罪 未至暴動而自首 免除其刑

(說明)本律總則以內所定自首 僅有減等處刑辦法 本條持定犯本罪的未遂 凡是豫備陰謀及知情供給兵器彈藥者 倘在未至暴動以前 他情愿自首于官 就可以免除其刑 因為犯內亂罪 和他罪情節很不一樣 定下這種免律辦法 足以防止巨患於未發 與國家很有利益 故有這條的特別規定

### 第三章 外患罪

(說明)外患係指對於本國的對外關係 有不利行為而言 就是和舊律所定的謀叛罪一般的意思 但舊律所定的謀叛罪 是專指本國人

民背叛本國而言 新律所定這個外患罪 不限於本國人 就如外國人對於我國對外關係有不利的行爲 也要依照本律總則第三條去一樣兒辦他罪

第一百零八條 受中華民國之命令委任 與外國商議 若圖利自己 或他人 或外國 故意議定不利民國之條約者 不問批准與否 處無期徒刑 或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說明)中國的官員 兼受過國家的命令 叫他去辦交涉或對外事件 就是本條所說那個命令的解釋 沒有官員資格的中外人民受過中國政府的委託 叫他去辦那項對外事件 就是本條所定的委任的解釋 本條所定成立犯罪的要件 不是僅祇圖利外國 辦下不利中華民國的事情 纔算犯罪 就是他圖利自己 或係圖利他人 故意和外國定下不利本國的條約 也成立本罪 查兩國締結條約 必定要送交大總統批准 方能有效 倘係訂下一種不利本國條約 雖經朦朧政府 使大總統批准了 一經查明他有圖利自

已或他人或外國的實據 也要去辦他的罪

第一百零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 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外國 而與外國開始商議 處死刑無期徒刑 或一等有期徒刑

(說明)本條所定的犯罪行為 不以發生效力與否 爲既遂未遂的分別 係和外國開始 商議本條所定的行為者 就爲既遂 且要從重去辦 因其與國家領上有重要關係的緣故

第一百十條 通謀外國使對中華民國開戰端 或與敵國抗敵中華民國者 處死刑

(說明)外國 係指外國政府 通謀係指自己與外國政府商量妥當 他承認和本國開戰端了 要是僅與外國人民商量 或定和外國政府商量那外國政府不答應他的話 都不能叫個通謀 敵國 係指本國已與外國中之某國開了戰端 或是已經宣戰而言 除非這個當兒不能說成敵國 本條所定的犯罪行為 如和外國政府通謀 與本國

講 演 彙 編

法 介 濤 譯

六 十 二

開戰端啦 或竟加入敵國戰鬥員裏邊 和本國抵抗起來啦 都與本國存亡關係的是重大 所以非處以至重的刑 不能蔽其辜